

我的微微， 我的天堂

祁又一 著

Vivian, or my bloom of youth

那时候好像总是夏天，总有阳光。
时隔多年想起你来，脸上还会挂着笑。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Vivian, or my bloom of youth

我的微微,我的天堂

祁又一 /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微微, 我的天堂 / 祁又一 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222-05411-0

I. 我… II. 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61716号

我的微微, 我的天堂 祁又一 著

- 责任编辑 张晓岚
丛书策划 万语文化
执行策划 闫青华
特约编辑 刘霁
装帧设计 刘金山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: 650034
网 址 www.ynpph.com.cn
邮 箱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印 刷 凯基印刷 (上海) 有限公司
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×1250 1/32
印 张 9.75
书 号 ISBN 978-7-222-05411-0
定 价 25.00元
-

一个人不论活多大年纪，最初的二十年青春岁月，都将是 he 一生中最长的部分。

——〔波斯〕萨迪

1. 引子

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宿舍有个小子过生日。我们把啤酒瓶装书包里偷偷运上楼，整整运了两箱燕京啤酒。那天我们喝得大醉，醉了以后一遍一遍地上厕所，还唱卡拉 OK，结果把其他宿舍的人也招来了，他们就拿出储备的酒和我们一起喝。

凌晨的时候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彻底迷糊了。我坐在宿舍的床上，晕头晕脑地看着眼前觥筹交错，心中惆怅。我想了一会儿微微，把寝室里的电话拿到屋外去，给她拨了个越洋电话。201 卡需要拨一大串密码卡号什么的，错了一个就要重新拨，非常麻烦，再加上那天我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，那一大串的号码我拨了半个小时才通。

我听着电话嘟嘟的响了两声长音，有个女的拿起来说 HELLO，我听着声音像微微她妈。我捋着我的大舌头，尽量像个没事儿人那样说：“是阿姨么，我是齐天，我找微微。”

微微她妈很高兴地说：是齐天啊！你打的越洋电话啊，你在学校还是在家啊，你好不好啊，你等一下我给你叫微微去啊。

然后微微她妈就喊着微微的名字，说：是齐天来电话了，快来接。

我听见微微一路小跑的拖鞋声，我简直可以看到她抢过话筒，一脸兴奋地冲着话筒说：“喂！”

事实上，我确实听到了，她的声音还是像我第一次听到时那

样动听。一块磨砂的水晶。与此同时，屋里喝酒的哥儿几个看我没影了，就出来找我，一开门发现我躺在地上，手里还拿着电话，有一个姓钱的小子想把我扶起来，对我说：“齐天，怎么睡地上了，起来，别躺地上，我扶你。”

他伸手要扶我起来。

我迷迷糊糊地说：“你别管我！”

然后我对微微说：“疯丫头，我想你了……”

后面的事情纯属偶然，姓钱的小子想要扶我起来，他打算接过电话，但是他一伸手，正好按断了我的越洋长途！我他妈的那叫一个愤怒啊！我躺在地上，把嘴当作抽水马桶愤怒地向小钱宣泄了，那小子的脸色立刻变得像个抑郁症患者。

屋里其他人闻声出来，把姓钱的小子劝进屋去了，我依然叫骂不停，扬言要灭了丫姓钱的全家。据后来我们宿舍的人告诉我，那天经济系和天文系的都跑上楼来看，还以为我们中文系又打架了呢。

寿星老蹲下来，说：“齐哥，您别骂了，全楼都听见了，不就是电话断了么，我给您再拨一遍，您给我一面子，您别骂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丫姓钱的真他妈的混蛋，我这儿刚说句重要的，丫就给我挂断了……”

寿星老说：“是，其实他也是好心。”

后来寿星老拨完了号码，递给我话筒，自己蹲在旁边听着。铃刚响了一声，电话就通了，我又听见微微的声音，她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小流氓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啊！”

我重新说了一遍：“想你了，怎么办啊。”

那边沉默了会儿，她说：“你那儿都好么，大学生活怎么样？”
“还好。”

“你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这儿有人过生日，喝了点儿酒，我们寝室的，他是我们屋的，他现在就在我旁边，你等会儿，我让他和你说句话。”

我把话筒给寿星老。

他冲着话筒说：“你叫微微是吧？我们齐哥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天天晚上都念叨你，你快点回到他的怀抱吧！”

然后他把话筒又还给我，我呵呵乐着接过来。

我问她：“你在那边好不好，天天都干吗呢？”

她说每天上课，挺好的。

后来又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我也还成。

她问我交没交女朋友。

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有个四川来的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对我也不错，就是没你聪明，不过人家长得比你好看。

她说那就好，有好姑娘别放手，也别太眼高手低，像她那样的不好找，只要水平不要与她相差太多就可以了，要不然一辈子娶不到老婆。

我让她给逗乐了，我说：“疯丫头你真烦人。”

她问我喝了多少酒。

我说就是一点点。

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。

我说没有我特清醒。

后来我听见“哔”的一声，我知道那是电话卡上的钱马上就要用完了。

我说：“卡上没钱了。”

微微说：“以后不要再打电话了。”

我晕乎乎地问她：“啥？”

她平静地说：“我说，以后别打电话了，怪费钱的。”

提示音又响了一次——“哔！”

“你当我特想给你打哪，花钱都是花我的。不打了，你挂吧。”

我等着听她挂断电话的声音，那好像砍头一样的“咔嚓”一声，可是我等了很久没有等到，我听见提示音又响了一次——“哔！”

我大着舌头问她：“怎么不挂电话啊？”

“那我挂了？”

“挂吧，我还得留两毛钱给那四川姑娘打个电话。”

我说：“挂吧。”

那短暂的沉默犹如杀戮。

她说：“齐天……”

我说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我等着，想听听微微打算对我说什么。

可是那时候电话断掉了，有个假模三道的女的说：“您的话费已经用完……”

后来我把电话放回屋里，这帮人或趴着，或躺着，一个个犹如大闸蟹。大家问我传情电话打完了？怎么样？有什么淫荡的进展没有？

我说：“她让我天天晚上给她打电话，还说人给我留着，绝对不卖给洋鬼子。”

这帮哥们儿听我吹的这个牛皮很动听，于是一阵叫好，连说牛逼牛逼！寿星老给我斟酒，我一饮而尽。满满一大杯，足有半瓶啤酒，我一口喝下去，觉得肚子就要涨破了。我想吐出来会好

一些，可是我怎么也吐不出来，恶心得不行。

还有那个姓钱的，一脸不高兴，坐在人堆里喝闷酒。有人提议，说让小钱敬齐天一杯，化干戈为玉帛。那小子说他不行了，多一口也喝不下了，说完了就要走。

我粗着脖子拦住他，说我敬你一杯。给他倒了酒，端起来，我说：“干！”

喝完了，我对他说：“别走啊，接着喝。”

哥儿几个也说：“对对，小钱不许走，接着喝，喝倒了算！”

我扶着墙去厕所，有人问我干吗去？我没理他们。跌跌撞撞地飞到厕所，我多么想吐啊，扶着便池的墙站了一会儿，总算不那么难受了。后来，撒了泡尿，然后晃晃悠悠地往外走，那地面有点滑，我一脚没站稳，来了一个老头钻被窝，直接躺在厕所里了。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我梦见我从梦中醒来，微微就坐在我身边，用手抚摸我的脸颊和胸膛。我把头枕在她腿上，搂抱她，抚摸她，吻她，彼此说一些很清醒的话。我还记得我的指尖在她的皮肤上划过的感觉，我还记得她的温度，我还记得她是如何搂抱我的头颅，如何说她会保护我，不再让这个世界伤害我，不再让我寂寞，不再让我独自一人迷迷糊糊的生活，我记得我好像是哭了，我的头枕在她的大腿上，那些液体顺着微微的裙角滚下去，我还在她的怀里闻到了微微的味道，那是微微的味道，我忘记对她说了什么，我只记得我说过我爱她。我说爱她的时候，凝望她的脸庞，望到红色的花朵，先是干涩，而后凋落枝头，只剩下花蕊形影相吊。

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宿舍里，整个宿舍一片狼藉，所

有人都像死去了似的睡着，非常安静。这种寂静让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我想起刚刚做的那个梦，我想那是上帝在告诉我：你已经失去她了。

上帝精心安排了这一切，他的意思是，微微是时候离开了，她离开我了。

我知道这都是上帝安排的。他让微微在我的生活中出现，再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然后瞧我出丑，看我对此事的反映强烈到何种程度。我活得还没多久，可是我对他这点儿幽默感都有点儿腻味了。他们就像对待一只试验用的蚂蚁一样，不停地给我出各种各样的难题，一会儿叫我把米粒从这儿搬到那儿，搬一会儿又叫我把虫子拖进洞，然后愉快地观赏我在这个叫北京的城市里应接不暇、手忙脚乱。

2. 寄托

对我来说，微微不仅仅是个漂亮的女孩儿，也不仅仅是我高中时代的女朋友。她对我曾经有过更重要的意义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才会清楚明白，简单地说：如果这个世界真的仅仅是上帝的实验室，而除我之外还有其他实验对象的话，那么我能够确定真实的只有微微一个。因为我断断续续地和她生活了三年，我了解她的每一个细节，我知道她在很多地方和我一模一样，我确信微微和我一样，会为喜欢的电影流泪，为讨厌的家伙发怒，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忿忿不平……我决不相信上帝可以做出如此惟妙惟肖的假象。

我也可以说得形象一些：如果生活真的像某个三流诗人说的那样是一只小舟，那么我只愿意微微与我坐在一起，手拉手，紧紧抓住船舵死死不放，其他任何人对我来说都是难以信任的。

我知道这样说太过离谱，但是说老实话，人总要有点什么寄托，这样漂泊于世才不会恍惚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寄托曾经就是微微。

3. 去“天堂”见微微

从我16岁时认识微微，到18岁那年微微离我而去，其间总共两年零三个月时间。

如果没有微微，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些死气沉沉的日子。生活犹如一潭死水，一间黑漆漆的禁闭室。除了微微以外，生活之中再找不到任何令人兴奋的方面。

我爱微微，因为只有微微令我动心，只有微微安慰我。毋庸置疑，微微在我最忧郁的时期守护着我，可惜的是，当时的我自高自大、目空一切、痛恨一切，整日想一些抽象晦涩没有半点实际意义的问题。现在我才意识到，我那时不够关注微微的感受。

我与学校里的家伙格格不入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属于那里。我不知道微微为什么喜欢我，我也没问过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了解情人喜欢自己的原因是很重要的，可惜我当时不知道这些。我整天混着，像个白痴一样。现在我很想知道，像微微这样好的女孩儿，为什么会喜欢我这么个傻瓜呢？

我记得和微微在一起的很多个日日夜夜，可是，我说不出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我们在一起，两个充满幻想的人，像这世界上最后的幸存者。我们相互依靠，东奔西跑，在我的小窝里，在学校里，在北京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角落里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的话，我可以很轻松地写出这个闪亮而短暂的故事——可是，时间这个东西，当它们聚在一

起时，像捏在一起的饭团，令我不知如何说起。

我第一次见到微微是1997年8月底的一个上午，那天天气相当不错，我和我初中的死党雨伞一起去我们的新高中报道。

我和雨伞在我们那个千疮百孔的初中门口碰了头，我问雨伞：你媳妇呢，李琳来了没有？

雨伞说不用等了，她刚才打电话来，说她爸爸带她直接过去。

我们二人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，雨伞冲着校门做了几个“去死”的手势，然后我们就心情愉快地骑上车走了。

从积水潭上二环，沿着二环路向西再向南，飞奔上差不多十几分钟后到复兴门，上立交桥，再走复兴路往西过了长安商场，从一条小路拐进去就是我们为之奋斗了N久的天堂一中啦。

我们把车推进天堂一中的大门，锁了车走出来，在新生报到处的人群中找了一圈，总算是发现了李琳——同时也发现了李琳她爸。我问雨伞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，雨伞毫不犹豫地拒绝，拽上我扭头就跑。

雨伞怕李琳她爸，初中的时候李琳他爸爸就对雨伞恨之入骨。这个四张多的成功人士在李琳8岁时丧偶——据说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但是手术没做好，属于医院一方的医疗事故。他坚信他的掌上明珠之所以敢在初中一年级抽烟，之所以敢在初二早恋，之所以敢在初三顶撞老师——不是因为他“又当爹又当娘”的重任没有完成好——而是被这个叫雨伞的坏小子蛊惑的。看着个革命成果付之东流，他非常愤怒，曾经当着雨伞的面吓唬过他，说：“你要是再敢靠近我女儿我饶不了你！”

雨伞那会儿毕竟是个毛头小子，被吓到了，后来要不是李琳跑到雨伞跟前对雨伞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别理我爸，他一年有7个月

不在北京，咱俩偷偷的。”——那雨伞还真不敢靠近李琳了。

后来填志愿的时候，李琳跟雨伞说：“我不考四中了，四中分儿太高你上不了，我考天堂一中吧。”

我和雨伞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如果拼上一年不怎么睡觉的话这个宏伟目标有可能实现，就统一了思想，坚定了信念。可怜的是李琳他爸爸，李琳骗他说天堂一中升学率比四中还高，这老先生还真信了。如果他知道李琳报考天堂一中的原因是雨伞的话，肯定气得倒地不起。

从学校的名单上知道，我和雨伞在高一4班，李琳在3班。

我们找到教室，进去找了位置坐下。班主任还没到，雨伞闲着没事干，就拿着新生入学手册翻来覆去地看。我烟瘾上来了，有点焦躁。我注意到这一天阳光很好，阳光从蓝色的窗帘四周透射进来，不断有忙碌的学生来回走动，阳光被击打得七零八碎，晃动不停。

这个教室里大部分人以前都互相认识，一看就知道都是本校初中部升上来的。尤其是坐我们前面的那个胖子，他和进门来的每一个人打招呼，嗓门大得可以震碎玻璃，坐他左右的两个人都没他胖，他坐在中间，一会儿拍拍这个人的肩膀，一会儿捶两下那个人的后背，就像敲鼓一样，咚咚作响。那两个人被敲完之后都趴在桌子上，我觉得这两位真是非常惨。一想到要和这位胖子老兄做三年同窗，也有可能被他这么敲，我就有点毛骨悚然。

雨伞和他聊了两句，一问，他果然是天堂一中初中部升上来的，叫赵阵雨。这胖子开怀大笑的时候五脏六腑共同发声，雄浑得很。我们向他打听了一些这个学校的事，还有我们的老师，胖子赵阵雨很豪爽，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的体重已经超过200斤了，还说他要减肥什么的，基本上都是所答非所问。

雨伞和他对话的形式大概是这样的：

“咱们那个班主任叫……”

“胡平！呵呵……”

“她教过你们么？”

“她教政治的，呵呵。”

“她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她这人特能说，一说话能说死你，呵呵。”

“哦……那她这人古板么？多大岁数？”

“呵呵呵，怎么也得有40吧，她倒是不胖，还挺瘦——哎，我现在使V26呢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呵呵。”

等赵阵雨把话题茬到减肥茶上面，一般人是扭转不回来的，这我们后来才知道。当时我们很没经验，胡平进来前的半个小时，雨伞和我的神经基本上已经被这厮摧毁了，他列举服用过的减肥茶品牌用了10分钟，列举禁忌食品又用了10分钟，本来我和雨伞想再探探别的消息，可惜这胖子不识趣得很，看我们两个听得眼睛发直以为是找到听众了，又开始说起了各种减肥茶的吃法。

后来教室忽然之间安静了，门口进来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，赵阵雨赶紧转过身去，回头小声告诉我们：“喏，胡平来了。”

我们的新老师胡平，她穿着老式的女式西服，一身上下都是深灰色，只在脖子上扎了一条花围巾，你说她老来俏可以，说她长得显老也可以，从相貌上实在难以辨别年龄。胡平老师笑呵呵地看着我们，自我介绍了几句，说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一起学习生活了。后来她就安排各项工作，谁是临时班长，谁是临时团支书，大扫除怎么做等等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她每安排点儿什么事情，中间都要说很多根本没必要说的废话，说完废话以后就在讲台上站着，和我们

大眼瞪小眼，停顿5至10分钟不等之后再开始安排点什么——这段时间我和雨伞都特尴尬，觉得老师是不是忽然生气了，或者这老师可能有什么惊人之举，又或者要来一段惊世骇俗的演说。结果她酝酿完了之后就接着讲她的废话，她废话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：

她要你擦班里的窗户，她会对你说：“地板有人扫了，墩布已经让某某去拿了，某某会负责擦地板，咱们的灯罩子虽然脏，但是这些你都用不着操心，今天大家干活的热情都很高，这很好，我们班的学生就应该这样……等一下你拿一块抹布，把窗户上下认真仔细地擦一下，记住一定要干净不干净是不行的，而且要小心，不要把抹布掉下去，掉下去的话会让洪老师看到，她的办公室就在咱们楼底下，她是年级主任，看到咱们随地乱扔抹布是要给咱们班扣分的——记住，擦窗户。”

说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她已经说完了，她还有很多擦玻璃的意义没有对你说，聪明的话就继续留下来听她说，直到她把最近的班级评比局势和本班的优秀传统反复强调几遍之后，她会明确地表示：“现在你可以去干活了。”

——请注意！如果她没有明确表示“你可以走了”，那么你千万不要走掉，要不然后果会很严重，她会把尊敬师长和个人修养那一套拿出来再重复一遍，不管你已经听过几遍，她都会再重复一遍的。

我个人认为她比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唐僧还能说废话，当初《大话西游》编剧本的时候，如果请胡平参加编写唐僧的台词，这个角色一定能够增色不少。说起唐僧，有时候我真羡慕至尊宝，他不爽了还可以揍唐僧两下，可是我不爽的时候就只能忍着，我总不能因为胡平的废话太烦人就揍她吧？怎么说她也是我的班主任，我把她揍了非被学校开除不可。

那天是她的笑声首先吸引了我，那声音很好听，非常好听，我没法用文字描述她给我的感觉，那似乎是一块磨砂表面的水晶，晶莹剔透但是决不易碎，很有韧性。我顺着那个声音找过去，在几个脑袋的阻挡下找到了一只美丽的脖子，我看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那个女孩穿着校服，脖子根隐隐约约能看见有颗红色的痣，不过我不太肯定当时真能看得见那么个小红点儿。

说实在的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当时为什么会回头，难道她有特异功能？难道她知道后面远远的有个男生正盯着她看？——管她呢，搞清楚也没什么意义。总之当时挺神的，她在什么原因也没有的情况下往后面看了一眼，我们目光相对的一瞬间，我感到我的瞳孔很明显的放大，然后她和我都赶紧把目光岔开了。

当时我想：她怎么有点像穆丹？

然后我又仔细看了看，确定那的确是个漂亮姑娘。

那个叫微微的姑娘是临时团支书。她走上去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，那副招人喜爱的媚态把我吓了一跳。当天下午她召集班里所有没入团的家伙（包括我和雨伞）去开会，中心议题是鼓励我们靠近团组织。我们十几个人聚在一起说话，更加深了我的疑惑。无法想象，这样一个撩人的姑娘竟然如此受班主任器重，在我印象里，这种活份的姑娘一贯是老师们“特别关注”的对象——随便拎出一个来都和外边的小混混多少有点儿关系。我要是胡平，肯定对这女孩儿多加小心，怎么会让她当什么团支书。直到几个月后我才知道，原来胡平选微微是有政治原因的，她家是个在中国差不多顶了头的高干家族，不选她才奇怪。

所有繁文缛节完成之后，胡平宣布同学们可以自愿留下大扫除。班里的人基本上都留下来了。我和雨伞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去找李琳。